

互联网重新定义了新大众文艺

李远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任务,并明确要求“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这为文艺创作锚定了鲜明的时代背景。

当下,文艺创作正从“铅与火”的印刷时代,跨越“光与电”的数字化时代,迈入以人工智能、算法为代表的智能化时代。新时代互联网大众文艺呈现出新面貌与新发展,正是以回应时代之问,叩响强国之音作为使命担当,不断奔涌向前。我们人人都是见证者、参与者,推动着这场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

新大众文艺催生“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全民创作新局面

新大众文艺“新”在主体、内容与媒介。

一是主体之新。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智能移动端的普及,重塑了文艺创作主体和创作方式。创作主体数量的爆炸式增长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人都能创作”“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全民创作新局面。文艺创作的“非精英化”的特征凸显,由“集中化”走向“原子化”,保安、快递员、出租车司机、外卖员、收银员、自由职业者成为多元创作主体,普罗大众正在实现自身的文化主导权。随着一众人工智能体的问世,人机交互式创作主体初步显现,文学、绘画、音乐、雕塑、舞蹈等已在不同程度实现了与AI技术的融合。

二是内容之新。新大众文艺呈现的是新时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样态,展现他们的新面貌、新气象、新风尚,消解了文学艺术的传统崇高地位,“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娱乐性成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特征。“爽刷”“爽文”的大量出现,使消费和娱乐成为意义生产的归宿。对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刻画,成为激发大众“爽感”的源泉,亦成为反思微末人生的重要场域。由此,新大众文艺呈现出教育与娱乐目的共存、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共处、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共生的场景,打破经典化叙事,迈向消费化、市场化发展的新路径。加之,创造性的语言表达成为内容之新的重要维度。互联网文化为新大众文艺的语言注入新质,映射社会转型与时代变迁,如“爱你老已”折射出在普遍内卷的焦虑下,青年人完成自我心理认同与身份建构,“哈基米”则通过听觉感官将其与猫咪的可爱属性挂钩,并形成了极具情感张力的“哈基米”音乐。互联网“造梗”速度之快、强度之高,成为加速社会的重要表征。

三是媒介之新。置身媒介化社会,无处不在的媒介改变了文艺生产的机制,使之呈现出即时性、交互性与在场感的特质。新大众文艺通过即时创作、即时传播的方式,消解了文艺作品与普罗大众之间的时间鸿沟。文艺创作者可以通过短视频、在线直播等方式,实时分享文艺作品的创作历程,大众也无需走进特定的文化艺术场所(如博物馆、电影院、歌剧院)欣赏艺术作品,只要跟随直播镜头,便足不出户观看一件文物、一场电影、一台音乐会。由此,传统的文艺形式借助新媒介技术重获新生,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呈现在大众眼前。这一文艺生产机制还有助于趣缘群体的形成,筑就数字技术时代的新型社交圈层。

新大众文艺是实现文化繁荣与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相较于传统文艺,新大众文艺的“受众”概念正在被具有交互性的“用户”概念取代,后者兼有“接受者”和“创作者”的双重身份,展现了新大众文艺的交互特质。传统的视觉中心主义文化被更具交互性的同步发生文化所取代,人类经验回归事件共时性的本真状态。首先是文艺创作者与用户之间的交互。普通民众可以通过网络直播,向著名作家提问互动,实现作家与读者间的互通互联。

其次是用户与文艺作品、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交互,弹幕、抖音评论、豆瓣短评、微信读书笔记等正成为多元交互的重要途径。以交互为纽带,传统文艺的“创作者—文艺作品—接受者”的线性传播方式不断消解,随之而来的是三者互为主体、互为对象的新型动态传播模式。而AR、VR、MR、XR等技术运用于文艺创作,为大众带来一种“超真实”的沉浸体验,“在场感”成为文艺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未来将重塑新大众文艺的发展样态。例如,湖北省博物馆推出VR体验项目《穿越青铜纪》,观众可与越王勾践剑、曾侯乙编钟开启一场跨时空的对话,为文化传承带来新范式。辛亥革命博物馆则推出《穿越·汉阳兵工厂》XR沉浸式大空间体验项目,以1938年武汉保卫战为历史背景,通过搭建360度立体虚拟战场实景,打造富有荆楚文化特色和武汉地域特色的新兴爱国主义教育。

繁荣新时代的互联网大众文艺,应当成为当下文艺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新大众文艺使普罗大众在一定程度上真正获得了文化权利,以主导者的身份参与文艺创作,它的创作主体是身处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谈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

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新大众文艺是实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的路径,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与文化强国目标的必由之路。新大众文艺肩负着提升普罗大众审美水平的重要使命。如果说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由“向上看”转为“向下看”,将普罗大众置于文艺的主体地位,那么新大众文艺则是由“向下看”转为“向深看”,创作适应“新大众”需求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文艺,激发他们自觉加入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进程中,进而实现提高全民审美水平的目标。有理由相信,“人人都能创作”“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美好愿景一定会实现。

互联网重新定义了新大众文艺

繁荣新时代的互联网大众文艺,需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坚持把“人民性”置于文艺生产的首位。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创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坚守“人民性”,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如“民为邦本”的继承,也是发展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要求。尽管新大众文艺依托AI技术而发展,但它无法完全脱离人而独立运行,身处其中的普罗大众才是智慧和力量的化身。

第二,推动新大众文艺实现从“量”到“质”的跨越,是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提出:“读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情感,也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否则,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系。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对大众有益的。”因此,新大众文艺的创作既要坚守大众参与的基础,更需以现实主义为底色,融合民族特色与国际视野,创作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高度的精品,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为宗旨,塑造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崭新风貌。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求知

周刊

12 长江日报

2026年1月5日 星期一
责编:刘功虎 美编:陈昌
版式:三 刚 责校:文胜

青马在线

文物保护 莫忘为民初心

任莹

近日,关于博物馆文物的处置问题持续引发社会关注,如何守护文化瑰宝、恪守公益初心也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从“文博热”席卷全国到博物馆成为城市文化地标,从捐赠文物数量逐年攀升到公众文物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彰显的是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根脉的珍视,是文化自信不断提升的生动写照。

文物经历了漫长岁月,文物鉴定具有专业性、历史性等特征,馆藏文物的处置也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问题,正因如此,才为文物保护不断敲响警钟,要求文物工作者擦亮初心。文物保护工作应始终饱含人文关怀,让人民群众的文化善意得到珍视、文化热情得到激发。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化遗产的所有者与传承者。在文物保护中,不少个人将所藏文物移交国家,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文物的公共属性,让文物从私人收藏变为全民共享,而非将文物保护推向脱离群众、自我封闭的“专业孤岛”。但在现实里,在文物处置中,有的博物馆擅自将捐赠文物出借盈利,有的将馆藏文物低价转让,这些行为的共同点,是用行政本位替代人民本位,用功利主义替代公益初心,将文物保护异化为部门利益的工具,不仅无助于文化传承,更会透支公众对文博机构的信任。

与此相对,不少博物馆赢得了群众点赞。近些年来,敦煌研究院通过“数字敦煌”项目让壁画走出洞窟,故宫博物院以“故宫文创”让文物融入生活,这些实践之所以广受赞誉,正是因为它们坚守了为民初心,让文物保护成果真正惠及大众,进一步夯实了文化自信的群众基础。

文物无言,民心有声。文物保护的本质是守护人民的精神家园,为民服务是文物工作的根本宗旨。要让公众在参与文物保护中增强文化认同,让每一件文物都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凝聚人心与力量的精神纽带。

面对日益高涨的公众文化需求,文博机构不能停留在“被动保护”的层面,而应主动担当“文化为民”的使命。唯有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守公益初心,才能让文物保护工作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让中华文明的璀璨瑰宝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为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凝聚起磅礴的文化力量。要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这既是对文物工作者的殷切期望,更是文物保护事业必须坚守的根本遵循。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将“情感连接” 作为城市长期竞争力

田祚雄 夏芸芸

坚持人民城市理念,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在此进程中,“情感连接”是深化治理效能的重要切入点,“温情治理”关乎城市软实力与长期竞争力的提升。

近期,部分地区的实践提供了有益探索。比如,云南昆明地铁通过“夸夸墙”“树洞留言板”等创新举措,成功将城市公共交通空间塑造成为传播正能量、宣泄负面情绪、增强社会连接的“情感共同体”;上海实施单位附属绿地开放共享三年行动计划,陆续开放单位附属绿地174个,改造“口袋公园”47个,让群众有了更多可休憩、可观赏的绿色生态空间;武汉市江夏区乌龙泉街道探索“无界治理”,取消街道办公院落门禁和保安,让市民免费共享图书吧、运动场、健身步道等设施,政府办公大院变身百姓爱来的“公共客厅”……

尽管各地具体做法各异,但一个共同的趋势是,变生硬管理为热情服务,在软服务上用功、在温情治理上着力,努力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推动城市治理实现转变。

“温情治理”提升城市软实力和长期竞争力

软服务看似小事,背后却是城市治理从观念到举措正在发生、需要提升的五大转变。

治理目标从“秩序优先”到“情绪兼容”。城市正在重视人们的压力和现实需求,尤其是情感需求,将“情绪支持”作为公共服务的标准配置。在保证秩序的基础上,主动接纳和管理公共情绪,让城市空间不仅仅是通勤空间,更是情感容器,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包容性和韧性。同时,对政府治理效度的衡量标准不再仅仅是“满意度”,而是市民在城市中“幸福感”“认同感”“归属感”。这些情感指标是城市软实力和长期竞争力的核心。

治理主体从“一元主导”到“多元共创”。政府不再是单一的管理者或服务者,而是与市民共同创造城市文化和情感的协作者和平台提供者。城市空间由市民共享,美好生活由市民共创,温暖情感在市民间自发流动,不仅激发了市民的城市主人翁意识,而且实现了治理成本的降低和社会资本的增值。

治理维度从“功能效率”到“情感连接”。城市治理不仅需要基础设施扩建、技术升级等“硬”投入,“情感连接”同样重要,甚至更具性价比。“情感连接”是一种宝贵的“软”治理资源,拆除一面墙、新增一块屏、一句温暖留言,就能低成本的实现大规模的情感互动与文化认同。

治理方式的转变从“宏大叙事”到“微观互动”。城市形象塑造及宣传不再仅仅是宏大的口号和形象片,而是通过无数个具体的、可参与的、可分享的微观互动,如打开一扇门、新增一块绿地、来自陌生人的善意,都可有效彰显一座城的温度。这种“微治理”模式更接地气、更易触达人心,积少成多,最终汇聚成强大的城市正能量声浪。

以“温情治理”助力武汉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一座伟大的城市,不仅要有漂亮的硬件和数据,还要有能满足市民现实需求的路径,有温暖市民生活情绪的空间和角落。“润物细无声”的情感连接与心理认同,才是现代化城市治理的更高境界。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要关注、重视并用好“情感”这一“软”治理资源,转变治理理念,深植文化底色,强化“空间、主体、数据”赋能,着力打造独具武汉特色的情感治理模式,让武汉城市治理更有温度。

一是理念先行将“情感治理”纳入城市发展战。城市治理不仅是经营街道楼宇,更是经营人心、凝聚情感。因此,在城市治理理念上,要实现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向,从重视物质的“钢铁水泥森林”到关怀心灵的“情感家园”,从追求规模的“超大”城市到聚焦体验的“温暖”都市。要承认并正视现代城市人的压力和情感需求,在城市规划、公共服务等政策文件中,明确纳入“提升市民情感体验”“构建人文关怀型城市”等软性目标,增强城市情感竞争力,提升城市核心软实力。要将“情绪支持”作为公共空间规划、公共服务提供等的标准配置,让每一个生活或旅行在武汉这座城市的人,都能被看见、被尊重、被关怀。

空间赋能将城市公共空间转化为“情感容器”。武汉拥有丰富的公共空间资源,如地铁线路、公交站台、城市广场、江滩公园等。可借鉴云南经验,结合武汉历史文化、地理风貌等特色,对城市公共空间进行创意改造,赋予其情感交流、文化展示等多元功能,将城市“存量空间”激活为“流量情感空间”。

主体赋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情感共同体”。充分激活市民主人翁意识,让市民从被动的治理对象,转变为主动的治理者、参与者、贡献者和共享者,真正实现“人民城市人民建”。要强化主体赋能,推动城市治理从“为你管理、服务”到“与你共创”的转变,让城市治理真正回应人的需求、激发人的智慧、凝聚人的情感。

技术赋能深化城市治理与服务的“情绪价值”。一方面,要充分将现代信息技术工具转化为传递城市温情、倾听市民心声、展示城市魅力的强大媒介,让每一个生活在武汉、旅行至武汉的人都能感受到武汉的包容、温暖与活力,显著提升城市软实力和文旅吸引力。另一方面,要将“情感”作为一种可感知、可分析、可回应的城市数据,通过对“树洞”“投诉平台”“社交媒体舆情”等数据分析,绘制“城市情绪地图”,精准识别市民情绪低谷区域或高抱怨领域,为城市精准精细化治理提供数据支持和决策参考,实现“从民怨中找治理短板”,变“接诉即办”为“未诉先办”,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能力和水平。

(作者单位为武汉市社会科学院)

用好城市更新
这个重要抓手

在最近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对农村地区的常态化帮扶,是立足长远、着眼全局的系统工程。智力资源密集的高校,大有可为,也必大有作为。

人才赋能,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在人,高校的重要使命也在育人。

高校应不断完善人才培养结构。一方面,优化涉农学科专业设置,在新农科建设方面狠下功夫,让大数据、无人机、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先进科技手段赋能“三农”,按照乡村振兴的本土化要求“订单式”,精准化培养所需人才。另一方面,积极鼓励和引导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通过减免学费、设置专项奖学金、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联动地方出台税收减免、创业补贴、住房保障等优惠政策,为扎根乡土投身乡村振兴事业保驾护航。

高校还可“精准帮扶”,比如,深入调研乡村干部、返乡创业青年、新型经营主体等不同群体的能力需求,组织农业、电商、文旅等领域专家人才与本土致富带头人、返乡青年等骨干结成对子,构建分层分类培训体系,通过田间学校、现场示范、专题授课、线上指导等形式,注重实操性和互动性,确保农民真正学会、用好技术,将理论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为本土化人才队伍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科技赋能,打造乡村振兴的智慧引擎

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主阵地,可以通过组建跨学科团队研判乡村自然条件、产业基础与市场需求,科学谋划特色产业发展路径。聚焦产业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搭建科研成果测试与转化平台,推动先进技术与乡村产业深度适配,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引导乡村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此外,高校还可以通过联动企业、科研院所等资源,为乡村产业提供品牌打造、市场对接、经营管理等智力支持。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开发推广适用于乡村场景的智慧农业应用,提升农业生产、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数字化水平。

治理赋能,夯实乡村振兴的建设根基

高校的学科优势是解决乡村具体治理难题的“金钥匙”。比如,开展党组织联建共建,围绕“一老一小”关怀、社区服务优化等,实现专业优势与治理痛点的精准对接。还可充分调动优质师生资源,搭建专业化服务平台、组建特色化服务团队等方式,将知识储备和专业服务送到乡村治理一线,既有效补齐了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短板,又推动形成校地协同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

同时,高校要继续推动师生以挂职、实践等方式下沉乡村,打造“板凳课堂”“流动党课”等特色品牌,用乡音土语解读党的惠农政策,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积极参与基层治理规划、开展普法服务、化解矛盾纠纷等,将法治资源下沉到基层,筑牢乡村治理制度防线。组织师生开展“艺术下乡”“文化下乡”“数字技术下乡”等行动,将高校的人力资源、教育资源转化为乡村治理的服务优势,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助推智慧乡村建设。

文化赋能,涵养乡村振兴的精神家园

高校的学科优势是解决乡村具体治理难题的“金钥匙”。比如,开展党组织联建共建,围绕“一老一小”关怀、社区服务优化等,实现专业优势与治理痛点的精准对接。还可充分调动优质师生资源,搭建专业化服务平台、组建特色化服务团队等方式,将知识储备和专业服务送到乡村治理一线,既有效补齐了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短板,又推动形成校地协同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

另一方面则是推动乡村文化产业创新发展,高校凭借专业文化素养指导开发文创产品、文化体验项目,助力乡村文化品牌塑造,结合地域特色设计多样化文化载体,打造村史馆、文化小院、特色博物馆等文化空间,避免“千村一面”,培育独特乡村文化标识,增强乡村文化辨识度与吸引力,促进农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作者单位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校智力资源是赋能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柯勇